



阿生伯的大餅

作者：新北分署 王天祥

部分民眾對於行政執行機關的印象是「公家機關的討債公司」，會採取一切法律所賦予之手段，促使義務人繳納欠款，因此給人冷酷、不近人情的印象。事實上，執行人員在辦案的過程中，也會關心執行對象的狀況及處境，對於弱勢者，給予關懷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挽起袖子，阿生伯緩慢蹲下有點僵硬的身軀，坐在矮凳上吃力的洗著這些天來一家人的衣物，這一家人是他、受傷臥床的妻子、兒子，兩歲大的兒子剛告別學步。

故事的主人翁阿生伯少年時原是純樸的農家子弟，在15歲那年的某一天，他一如往常的告別父母外出耕

作，沒想到這一別就是天人永隔 -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隨著國民黨的軍隊一同被徵召到了臺北的基隆。年輕時因為國家政策禁止士官兵結婚，儘管多數同袍基於傳宗接代的使命偷偷結了婚，阿生伯仍然選擇堅定對領袖的信仰，抱著打回大陸老家再結婚也不遲的念頭，但時光往往比戰爭無情，幾十年過去了，倏忽間阿生伯已年逾花甲、兩鬢霜白，反攻大陸的信念早已隨著領袖的亂世轉為絕望而淡忘。

當年偷偷結婚的老友，有些人幾年前已當上祖父，沒事就帶著孫子在村子裡閒晃或驕傲的到處串門子，而自己卻是膝下猶虛、孑然一身，這對照下，阿生伯感覺有點難堪。當然，國際婚

姻的仲介業者早已看透阿生伯這種單身老翁的心理，幾年前開始積極向他進行遊說，什麼年輕貌美又乖巧聽話的、什麼來年準生個胖小子的... ..，說得阿生伯毫無招架之力，當下帶著來人到郵局把過去幾十年來一點一點積攢的定期存款給解了約，還喜孜孜的滿口道謝。

終於，在仲介業者的安排下，飄洋過海來臺的要與遠在異國的女子在當地辦理結婚手續，阿生伯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雖然飛機離地的不踏實感使他心中忐忑，但心底那個美麗的夢就在異國等待著他。

回國後，原先的語言障礙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適應，生活上的溝通已經不成問題；除了每月萬把塊錢的軍人終身俸外，阿生伯在附近一家工廠擔任警衛的工作，雖然妻子還沒有取得身分證、工作證，無法上班幫忙賺錢，但扣除房租後生活還過得去，經濟上還無需憂慮。



二年過去了，白胖的孩子終於誕生，是個滿足傳統期望的男孩，當醫院為迎接他兒子的出生而播放生日快樂歌的同時，興奮的淚水狂妄地在阿生伯佈滿皺紋的臉上飛竄，他也不管旁人眼光地，朝著老家方向跪下，向已死去的爹娘報告這個齊天喜訊。

孩子稍大後，阿生伯老愛抱著管聽到「看起來像阿公抱孫子」這樣的閒言閒語，但絲毫不減損他的滿足與得意。孩子在夫妻兩人細心呵護下成長，阿生伯上班時，妻在家帶孩子，日子很一般，卻有著平凡的幸福。

某日午後，妻子趁孩子午睡時，爬著木梯到屋頂查看連日來屋內漏水的原因，下來時因為梯子老舊，木頭有點腐蝕，竟踩了空，跌到水泥地上，當場右大腿骨斷裂，脖子也扭傷了，定神後她勉強挪著身子回屋子打電話給丈夫。阿生伯帶著孩子在醫院照顧妻子幾個月，好容易捱到出院了，但妻子的傷勢嚴重，在家祇能坐著、躺著，不能如常人行動，還得經常回醫院讓醫生看看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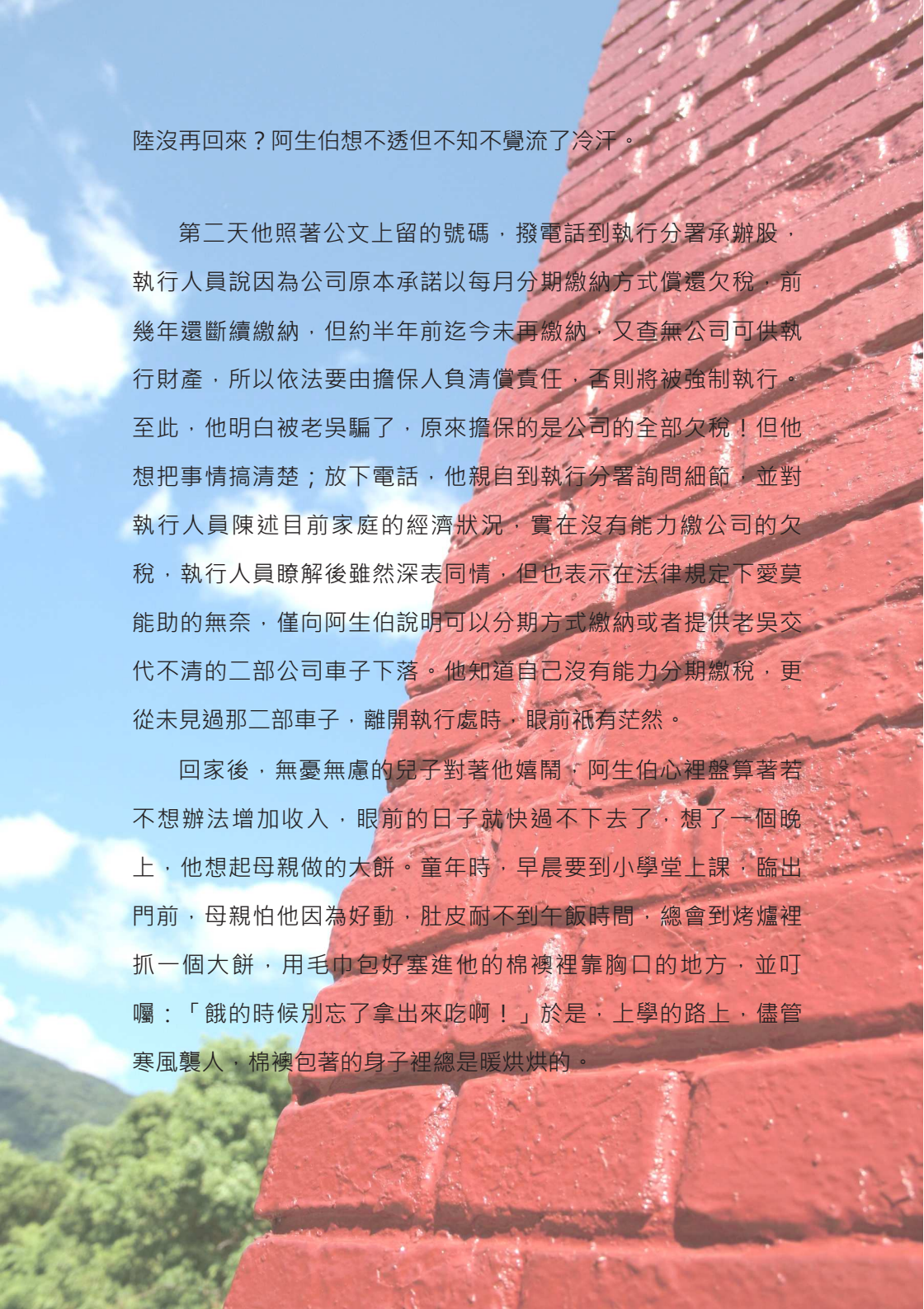
原情形並做復健，為了照料妻小，阿生伯的工作沒了，全家人就靠每月萬餘元的退休俸過活，這其中的一大半還給了房東，經濟上已見捉襟見肘的窘狀。

有一天，郵差送來一紙執行分署的公文，阿生伯戴起老花眼鏡努力的看了幾次才看懂公文的內容，意思是他擔保的公司不繳稅，現在政府要他繳稅，否則將對他強制執行，金額有數十萬元。

老天！這真是天外飛來橫禍，多年前上班的公司倒閉後，他另謀工廠警衛的工作，二、三年過後，以前的老闆老吳突然來找他，還帶了二瓶高粱，說是公司欠稅遭限制出境，但在大陸的兄長不久前病故，急著出國處理其後事，拜託幫忙簽個名擔保老吳肯定回國，不會滯陸不歸；阿生伯想想老吳辦兄長後事乃人情之常，而且基於以往的主雇情份也不好拒絕，所以他答應了老吳。

幾天後，搭著老吳的車去了行政分署，見了執行人員，沒多問什麼就在擔保書上簽了姓名。此後，就沒再見過老吳，也老早忘了這事。今天忽然接到這份公文，難道老吳去了大





陸沒再回來？阿生伯想不透但不知不覺流了冷汗。

第二天他照著公文上留的號碼，撥電話到執行分署承辦股，執行人員說因為公司原本承諾以每月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欠稅，前幾年還斷續繳納，但約半年前迄今未再繳納，又查無公司可供執行財產，所以依法要由擔保人負清償責任，否則將被強制執行。至此，他明白被老吳騙了，原來擔保的是公司的全部欠稅！但他想把事情搞清楚；放下電話，他親自到執行分署詢問細節，並對執行人員陳述目前家庭的經濟狀況，實在沒有能力繳公司的欠稅，執行人員瞭解後雖然深表同情，但也表示在法律規定下愛莫能助的無奈，僅向阿生伯說明可以分期方式繳納或者提供老吳交代不清的二部公司車子下落。他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分期繳稅，更從未見過那二部車子，離開執行處時，眼前祇有茫然。

回家後，無憂無慮的兒子對著他嬉鬧，阿生伯心裡盤算著若不想辦法增加收入，眼前的日子就快過不下去了，想了一個晚上，他想起母親做的大餅。童年時，早晨要到小學堂上課，臨出門前，母親怕他因為好動，肚皮耐不到午飯時間，總會到烤爐裡抓一個大餅，用毛巾包好塞進他的棉襖裡靠胸口的地方，並叮囑：「餓的時候別忘了拿出來吃啊！」於是，上學的路上，儘管寒風襲人，棉襖包著的身子裡總是暖烘烘的。

學校畢業後，阿生伯接手家裡的部分農務，無奈正逢那個世情不穩定的年代，某日近午時分，十五歲的少年阿生剛忙完上午的農作，正要回家吃午飯，肩上扛著鋤頭走在小山徑上。想起這幾天來母親不斷交代，如果部隊進了村，別回家，聽說國民黨的部隊會挨家挨戶抓走男丁，所以先留在山上找個地方躲起來，等部隊走後再回家去。一整個上午他都豎起耳朵聽，格外的小心，隱約聽到像是多人一起唱軍歌的聲音，但由於音量很小，一度以為是自己聽錯了。走著走著就快到家了，這聲音卻似乎愈來愈接近、愈來愈真實了。

阿生伯緊張得找堆草叢隨手將鋤頭往裡頭一丟，再回頭往山上跑，他跑著跑著進了一條小岔路，那兒有間廢棄的房子，實際



上祇剩兩堵殘牆了。阿生伯就蹲在那牆後，這是他熟悉的地方，以為這樣就安全了。但饑餓可忍，口渴難耐，不過幾個鐘頭，想找水喝，才剛出那道牆，眼前就立著一個扛著步槍腳穿草鞋的彪形大漢。

阿生伯就這樣被迫跟著部隊走了，別說回家拿幾件衣裳，連向爹娘道別的機會他們都不給。

隨著部隊一路行軍幾個月，最後甚至弄不清楚在哪上的船，雖是頭一回見到大海，沒有興奮，祇有惴惴不安。等下了船，聽班長說這裡是臺灣島的基隆，雖然阿生伯從未聽過這些地名，但猜的到離家很遠了，他猜不到的是與爹娘這一別竟是一生。

當了軍人凡事都得自己來，剛巧連上有個伙頭夫是同鄉，閒聊時知道他會做家鄉的大餅，也愛大餅的香，於是兩人在一次輪休時買了材料，七手八腳的和起麵來，烤好的餅雖然不及母親做的味道好，但



經過幾次試驗後，勉強也有了八分樣。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或者碰上年節，這兩人總要做幾個餅，一方面解嘴饞，另一方面也解鄉愁。

雖然大餅從來是做給自己吃，從沒想過上市場秤斤兩論價錢，但這回家裡碰上了困境，想想自己拿得出手的也祇有這個，祇好硬著頭皮試試了。幾天後，阿生伯一大清早騎著機車載著大餅到菜市場搶好位置，開始了他賣大餅的營生。二個多月過去，客人反應平平，生意還是沒有起色，盼著靠賣大餅的收入能對

家中經濟有較大挹注的期望，眼看是落了空。

這一天執行分署兩位執行人員到市場找阿生伯，告訴他天大好消息，就是公司負責人已繳清欠稅，他無需就擔保的稅款負責了。原來執行人員在知道阿生伯的處境後，多次對公司負責人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勿陷阿生伯於絕境，負責人終於將公司2部車輛交給執行分



署查封拍賣，賣出的價款剛好夠還欠稅。聽到這個消息後，阿生伯的嘴角慢慢露出安慰的笑容。另外，執行人員見阿生伯生意清淡，也主動表示願代為招攬同事購買大餅，阿生伯聞言更是喜不自勝，連連感謝。

又過了半年，大餅的口碑逐漸傳開來，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不少主婦到市場買菜時，也習慣買些餅回去當點心吃。妻子的腳傷好得差不多之後，也幫忙做餅，兩人計畫租下市場裡一個小店面賣餅並賣早餐。

這天晚上，阿生伯看著熟睡的兒子，想著兒子明年上小學了，臨出門前，他要用毛巾包個大餅塞在兒子外套的口袋裡，並且叮囑：「餓的時候別忘了拿出來吃啊！」

